

最后的女证人



I have no doubt
 that you will
 have a very
 successful one

Would you
 be so kind
 to
 send me
 a
 copy
 of
 the
 book
 of
 the
 year
 1880.



20th
 from the 1st. 1892
 the first of Nov.
 1892.

157.4
L056

0007957

最后的女证人



XWTS 0017277

〔德〕海涅尔·朗克

孙远译

〔德〕海涅尔·尼克
最后的女主人

孙远译

曾广声校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印张 1插图 117,000字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11·1236 定价 0.58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中篇小说通过一起刑事案件侦破过程，描写一名婚姻诈骗犯以爱情为诱饵，四出勾引独身妇女，骗取钱财。当他又一次向一个未婚女子重施故伎时，露了破绽。这个女子为了查明真相，冒充女记者，逐一向这个骗子的诈骗对象进行调查，最后出于妒恨，对骗子进行了报复。

作品故事生动，情节曲折，丝丝入扣。作者着力于刻画人物的心理状态，富于文学色彩，表现手法也较新颖。

海姆中尉正在犹豫不决，依照罪证，他必须逮捕一个有杀人嫌疑的女人。在她的卧室里，死者赫尔伯格因为误服了一片药片而死去。这是一种他心脏受不了的药片。这女人承认，他的死也许就是因为服用了这种药片，而这药是她的医生开给她用的。看来，证据是明摆着的，可是，海姆对此依然未予轻信，他怀疑杀人凶手是另外的人。但怀疑终归是怀疑，本身不足以说明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它进行一番查证。因此，中尉有必要对所有证人再次提审，并向检察官索莫费特提供证据，证明他的怀疑是有理由的。

证人被唤来了，都坐在检察官的传讯室里，听候提审。来的人全是妇女，她们和赫尔伯格之间都有暧昧关系，而其中的一个就是作案凶手，她还暗自兴幸，自以为可以逍遥法外。

“我再也不能这样忍耐下去了！”检察官索莫费特用力

合上他那本期限日历本，“三周来，这个女人一直还拘留在那里，对每次的拘捕待审限期，您都给我作了保证，说是很快就要解决这问题，可是照我看，您对这个案子一筹莫展！”索莫费特将期限日历本往办公桌上一扔，向后退一靠，默不作声。

那个男子听着这些针对他而发出的话并不回答，只是轻轻地地点着头，嘴唇上挂着一丝微笑。

“作为一个检察官，我不单只是个原告，”索莫费特接下去说，他的口气听起来稍为温和了些，“我的职责是执行我们的法规，今天将释放芭尔虹太太，我看您再去努力也是枉费心机，我亲爱的海姆同志，您认为站得住脚的事实却不能使我信服。”

“这对于我也不尽然。”

“什么意思？”

“事情很简单，”中尉抱歉地摊开双手，“我已经受骗了，就在我的审查工作刚刚开头的时候，混进了一个谬误，所以，我又一次从头开始，而且已经找到了结案的正确途径。”

“事实真是象您说的这样吗？”索莫费特疲乏地笑笑，尽量压住自己那种想嘲笑对方的念头，他知道，这样做是不能制服他的伙伴的，挖苦这样一个人就象水过鸭子背，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我已再次传讯那五位女证人，”海姆继续说下去，“我完全有把握，我在证实这个女罪犯的罪行方面会获得成功，条件是您不反对我的计划，也就是说，我需要您的协

助。”

索莫费特默默地望着他面前这个人，一张圆乎乎的、年轻人所特有的脸，金黄色的、显得有点稀疏而又调皮地卷曲着的软发，配上一副无边金丝眼镜，一脸和蔼而又带点狡黠的微笑。给人明显地感到，在欢乐的人生中，中尉未有过什么忧虑的事。身穿兽皮夹克，咖啡色的毛衣、灰裤子，裤纹熨得端正笔挺，没有人能想象到这个讨人喜欢的青年男子身上，几乎充满着刑事方面的才干，凭借着 he 那种奇特的想象力，在不知不觉之中他就潜入对手的思路和感觉中去。此外，他还具有一种近乎固执的毅力，这毅力对于他已经不再是个性的问题，而是职业上的需要。一个从事这一类工作的人，要是缺乏这种毅力，他就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将他穿着的便服挂到墙上去，套上制服，干回他那个巡逻检查的工作。

“好吧，”索莫费特叹息了一声，“您在实际上已经使我产生了好奇心，而这也正是您所希望的，不是吗？您就开始执行您的计划吧。”

海姆站起来，打开门，向前厅使了一下眼色。

一位民警拖着满满一篓桦木走进来。

海姆将壁炉屏拉到一旁去，从公文包里抽出些报纸、引火物和火柴来，将纸揉成一团，塞进炉膛里，“这做什么用？您要干啥？”索莫费特不安地问，“您想示范表演一宗纵火案吗？”

“我需要火。要是那个女罪犯顽固地狡辩，也许我使点

小计谋就会使她供认。”

“难道您的证据是如此贫乏无力，以致于您非使用这种令人怀疑的方法不可吗？”

“我所掌握的，都是罪行证据，光是靠这些证据而没有犯人自己的口供，对于法庭来说是不充分的，这方面您了解得比我清楚。”

“您不觉得吗？海姆同志，这一炉火看来不会有点儿刺眼了吗？我们是在办公室里而不是在度假的住宅里。”

“为什么在暖气设备损坏了的时候当一个检察官的就不可以生一炉火呢？当您对这件事处理得使人信服时，自然就不会有怀疑，要是有人提出一些愚昧的问题来时，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佩服您的乐观的态度，但究竟我们谈的仍是同一码事吗？难道这就是您今天想解决的赫尔伯格案件吗？”

“正是这一起案件。”

“真妙，您说，您或许现在就能正确地解决这个案子了，这是不是说，您不再认为芭尔虹太太是杀人凶手了呢？”

“是的。”

“可是事实终归是事实，沃尔夫干·赫尔伯格不是在芭尔虹太太家里因药物中毒而身亡的吗？”

“是的。”

“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有，他不正是芭尔虹太太的情人吗？”

“对。”

“还有，她不是有过促使她产生嫉妒心理的充分理由吗？”

“嗯。”

“那致死的药片是她的吗？”

“是的。”

“还有最后一点，她不是在赫尔伯格中毒死去十二个钟头后才去喊来医生吗？”

海姆点着头，好象他的注意力完全贯注于将桦木块在壁炉里一层层地垒起来。

“就是这些事实，”索莫费特执拗地继续问道，“就是这些事实再加上芭尔虹太太的说谎，不就构成了对刑事警察下逮捕令的依据了吗？逮捕令是我给您签署的，而您用这逮捕令拘留了这位女人。”

“是的。”

“您是否掌握着与这些事实有什么出入的物证或口供？”

“和这些事实是不可能有什么出入的。”

“尽管如此，您却还在想入非非，”索莫费特冒火地说，“您今天能够证实这个案件是由另外一位妇女干的吗？”

“当然能够。”

“那末您得给我解释清楚，活见鬼！”

“这您很快就会清楚的。”

海姆划着火柴，凑近报纸，看了几眼窜上来的火苗，火苗象舌头一样地跳跃着，烧着干木块发出噼啪声，他满意地搓着手，将身子转向检察官。

二

这是地方法庭，一座冷清清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建筑物。我烦闷地蹲伏在我的位子上。在这张长凳子上，已经有过五代人那样长的历史。在那种情绪不安的等候，心灵充满着痛苦、折磨人的恐惧中，天长日久将这条凳子上那质地坚硬的木头磨得光洁可鉴。

杀人、盗贼、骚乱、叛国、勒索、抢劫、侵吞财产、强奸这些字眼，以及和这一类事情有瓜葛的一系列没完没了的罪行和罪犯，国家有着对付它们的暴力。诸如一系列的判决，包括牢房，拘留所，五年的、二十年的徒刑和无期徒刑，绞刑，枪决，斩首等等。一百年来的灾难和不幸都黏附在这些墙上，浸透着法庭、走廊和候审室的空气，压迫着我的思想和灵魂。

的确是，是我将他杀死了，是我有预谋地进行的。可是，我还是一直爱着他。在我的这一生中，不可能再有一个男子象他一样使人感到这样有意思。外面，在我和中尉单独呆过的那座玻璃结构的房子外面，人们嬉闹着走过它旁边，议论着我的案件，有的发问，有的解释。我不知道应该对他们如何进行答辩，对于他们一无所知，但他们却是一群令人讨厌的鸟儿，只会扑打着翅膀，喋喋不休地说些我听不懂的话。

为什么我对他朝思暮想？为什么我不能象控制我自己双手一样去控制住我的念头呢？我不下一百次、一千次地对自己发问，这事情的一切过程为什么会落到这种结局而不是另外一种结局呢。

在高大窗户的外头，无声无息的雨点在飘洒着，栗子树枝干上挂着水滴，在街道旁的另一侧，砖砌屋脊依稀可辨。我非常喜爱这景色，很想将它拍摄下来，“一棵被雨水冲刷得发黑的树笼罩在十一月的雾里”，但我不再认为我还有着这样的摄影机会了。

现在，沃尔夫干已经死去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对于他来说，不管昨天死去或是两年前死去，这都是无所谓了，当一个人已成了死人的时候，时间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三

事情发生在春天，三月里的一个阴暗早晨。在前往有轨电车站乘车的路上，我两手各提着一个装着摄影器材的皮箱。阴云在城里的房顶上翻滚着，刮起一阵冷风，接着，就下起雨来。人行道上的花岗石路面积起了小水潭。许多窗户外还亮着灯光。

坏天气不能把我怎么样，我睡得很香，早饭吃得很好，在家里我老是被惯着。家里多么温暖，一张按我的爱好铺盖得妥妥帖帖的早餐桌子，还伴随着音乐。房间里充满着咖啡

和新鲜面包片的香味。

一辆小汽车赶到我的前头，在马路边停了下来。车尾灯一闪一闪地亮着，侧面车窗玻璃被摇下来。“喂，您要一辆出租汽车吗？姑娘！”

真没想到这么凑巧和走运。我飞快地打开车门，将皮箱往车里一推，身子往后面座位一仰。

“到工业技术博览会去。”我说了一句。

火车站、歌剧院在布满雨点的车窗玻璃后面一闪而过，大学的三角形巨塔灰蒙蒙地指向天空。格林麦逊大街上堵塞着拥挤不堪的电车，我们的车子在一条汽车长龙中，一个站又一个站地蠕动着前进。车窗玻璃蒙上了水气，暖气机嗡嗡地响。

我扯开了我大衣上的钮扣，司机的眼光在反照镜里刚好和我的眼光相碰，他正以一种冷静的好奇心观察着我。我往后一靠，避开他的目光。在“德国书店”后面，汽车拐了个弯驶到博览会的停车场上。

司机下了车，把皮箱接过去。他憨笑着，就象小孙子顺当地瞒过老祖母时那样。然而，在这憨笑里好象还蕴含着一些别的什么东西，那是一种爱嘲讽人的优越感，它给我这样的印象，他能将我的内心世界一眼洞穿。

他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雨衣，外表看上去是一位学校里女孩子梦中所追求的那种影坛明星。身材高大，肩宽膀厚，一张极具男子气概的脸和因为喜爱运动而晒得棕黑的皮肤。

我不喜欢漂亮的男子，这种人大多数愚昧而又傲慢。自

然，这当中多少会是一种偏见，但不论怎么说，直到现在为止，我有着一一种偏爱，我喜欢那类象我的母亲的朋友那样的男人，喜欢那种年纪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对待女人彬彬有礼，而又境况舒适的先生们。他们对女人总是以其礼貌和敬重的态度去迎合。为了能多拖延一会，我磨蹭着装着好象要从手提包里找出我的钱包似的。但是，一个理智的念头又使得我放弃这做法，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很可能会使我落入这个愚蠢的开车人的圈套吧？突然间我恼火起来，决心使今天的事情就此收场，便咔嚓一声扣上我的手提包，下了车。

我们面对面站着，我望着他的眼睛，这是一双深邃的闪着神采的眼睛，这双眼睛紧紧地将我攫住了，我刚想说点什么，可是什么也想不出来，我的一切想法和念头都奇怪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您带您的小皮箱准备去哪里？”

“重型机械制造展览厅。”

他点点头，关上车门。“我叫沃尔夫干，”他转过头来说，“沃尔夫干·赫尔伯格。”

四

“您好，我美丽的孩子！”我从我的回忆中猛地惊起，一个男人已经站在我的面前，体高肩宽，穿一套方格纹西服。

他脱下帽子，朝我欠欠身，皮球般的秃顶在我眼前闪闪发亮。

“您该记不清了吧？”他问我，紧紧地望着我。

“不，不。”

我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好象在什么时候听过他的说话。

“真是悲剧，这种结局，”他咆哮着说，“她立刻将他毒死了！嫉妒心真是有意思，而这年轻人做的自然是太过分了些，的确就是这样。我问您，这样做，那个女人又能得到什么？她结果反倒将自己弄得比他还苦恼，现在一切与他倒是没有什么相干了，而她却陷入了困境。您懂得我说的这些吗？”

他继续用他那种雷鸣般的声音规劝我，他的声音充满着真诚的愤慨。我不再去听他说的什么，只是觉得他是想安慰我一下，可他不要对我这样大吵大嚷反倒好些。

这人用他的爪子抓住我的手，摇着它，“不要失去勇气，孩子，期限还未到。可是您得考虑一下，人们会在那间混帐的审问室里查问出些什么来。您别忘了要活下去，等到这整个倒霉事儿过后，您想尽情取乐一番的话，请您要记得我，记得我这位随时愿意替您效劳的老密歇迈尔。”

他笑声如雷，松开我的手，然后迈着沉重的步子，赶紧走开了。

挨着我坐在这条长凳子上的四位妇女，她们带着责备的神色望着我，好象我真象老家伙所胡诌的负有什么罪责似

的。现在她们低头望着地面，痛苦触动着她们。她们因为哭泣过度而肿胀的脸孔，浮肿的眼睑，身上不协调的黑色装束，以及她们矫揉造作的庄重神情，都使我感到扫兴。她们都与案件有着重要牵连，可是她们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将自己弄得多么可笑，一个死者配四位寡妇。目前还说不准，要是可以这样说的话，当寡妇是在将来。她们当中的每个人今天还会这样想吧，他将会和她本人结婚，如果这件事不是弄得这么被动的話，我也许会大笑，笑这四个女人和那个关闭着的第五个人，笑这位检察官先生和他那些全力以赴的侦探人员。

他们这些人为了弄清这个案件，到今天为止还在那里奔忙，只不过，努力是徒劳的，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他们是难以理解的。当然，最后也得笑话我自己。

我合上眼皮，密歇迈尔，密歇迈尔？对，我想起来了，这是在那个最初的晚上。

五

我们约好了，当我在沃尔夫干的旅馆门前下了出租汽车时，他已经站在旅馆入口处等待着我。他吻了吻我的手，领我下了一条楼梯，来到一个巨大的酒吧间里。酒吧间这一层是地下室，看上去和所有刚建成的旅馆的酒吧间一样，手工是很蹩脚的。他们替沃尔夫干和我预订好一张桌位，

我知道，在博览会举行期间到一个酒吧间里来是意味着什么。他要么是一位身居要职的人物，要么就不会有什么好事情。

也不知道是这里空气干燥的原因还是我激动了，我渴了。沃尔夫干向服务员示意了一下，就端来了发泡酒，我们接连地饮了好几杯，很快，前后左右都堆满了杯子。然后，我们走到舞厅去，他是个出色的跳舞能手，当时可以说在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迹象能说明我们会不融洽，我们轻盈地旋转着，一点也不感到疲倦，步子也十分和谐。

柔和的乐曲配上那五光十色的灯光，人们的声浪和玻璃杯子的丁当声交织在一起。我将额头贴在他的肩膀上，沉溺在梦幻之中，品尝着他的臂膀搂抱的滋味。

当我们跳完舞回来时，密歇迈尔已经同三位亚洲人模样的先生坐在我们桌子旁边，他们用那种象鸟叫的声音唧唧着一些出口的业务问题。相互之间既客气、又谨慎，一个劲地微笑着。沃尔夫干将我作了介绍，便随即跟他们交谈起来。

我这时感到有点失望，这些人到这里来找什么东西，而且不早不晚，偏偏是在这个时候？来前，我以为今晚只有我和他单独在一块，而实际上，他已经和他的上司，加上这三个远东的商业旅行者预先约好了，为什么他事先不对我讲呢？

我玩着手里的杯子，陷入沉思之中，要不是碰上这些家伙的打扰，今晚我们再发展下去将会怎么样呢？

密歇迈尔经理在和那些日本人洽谈着带花纹的窗帘布料

那笔生意的时候，就有意想和我亲昵。我狠狠地盯着他，在通常的情况下，用这样的方式，他休想在我这里赚到一个放肆的机会。他作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尝试，而且对于我的躲避并不见怪。

他乘着给我的杯子斟满的时候，轻轻地碰一下我的手。沃尔夫干站了起来，从我们中间将身子插过来。表面上看，只是为了给一位日本人点烟，可是我感到他的肘子顶着我，我往旁边一挪，坐到他的位置上。密歇迈尔向周围的人讪笑了一下。他似乎对什么都不会见怪，就连我现在已经不再坐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他也不会见怪。

我开始感到叫人心烦的无聊，以及将难耐的心理遮掩起来的那种不痛快。我毕竟还不属于那种女人，她们在她们的丈夫谈生意的时候，能够象橱窗里的布娃娃一样，规规矩矩地围坐在旁边。我可不行，我用膝盖碰了碰沃尔夫干，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微笑着。我感到他的视线正落在我的皮肤上，于是我垂下我的眼睛。

那位沉浸在威士忌酒中的密歇迈尔，这时正在喉咙发硬，口齿不清地说着些什么，这正是沃尔夫干求之不得的机会。他突然挺起身，牵住我的手，将我带到酒吧间去了。

在桌子后面有个按“约旦女王”的那类装饰打扮过的金发女子在忙碌着，当我们坐上圆凳时，足有两秒钟，她张大那双粘着假睫毛的眼睛，打量着我们俩。当她用鸡尾酒侍候着我们时，我发觉，她几乎是半张着口，在那副洋娃娃似的脸上正以忘乎所以的表情凝视着沃尔夫干。